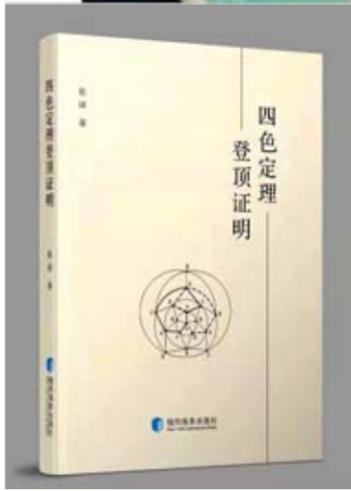


中國著名學者敢峰重要著作《四色定理登頂證明》在美出版

近日,紐約商務出版社在美隆重出版了中國著名學者敢峰的重要著作《四色定理登頂證明》。

敢峰先生是當代中國的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和科學家,也是一位探索型的實幹家。他自詡為是飛鷹與螞蟻相統一的“鷹蟻人”。他就是以“鷹蟻人”的身份,闖入四色問題證明的。積四十年或斷或續的探索和奮戰,從一證、二證、三證到四證,經歷了“一槌定音”、“絕地求證”、“五星圖上四色仙子舞”,到近三年所作的最後的登頂證明,如登層樓。這次將其“四證”交付紐約商務出版社出版,同時將前三證作為附錄列入,以保持當時的認識狀況和證明的歷史原貌,一句未刪,一字未改。這種治學嚴的精神,令人肅然起敬。

紐約商務出版社總編輯冰凌表示,作為一個出版者,有緣出版敢峰先生這部“橫空出世”的、奮戰數學四色問題的驚世之作,非常興奮。對出版社來說,也是共同的擔當。敢峰先生對四色問題的證明,是站得很高的。這部書的一大特色,是從認識論、方法論的高度,觀察、分析和證明四色定理的。正如



他自己所說,是圖論中的一場數學革命。即:衝破了歸納圖論的桎梏,在新的證明階段和新的證境下,根據新的重大發現,確立“反求構圖,正面證明”證略,用新創建的轉型演繹(演繹節法),開拓終極證明四色定理之路,最後終於不可避免地構建成功終極證明四色定理的終極構形圖,使四色定理得到終極證明,從自在的必然王國轉變為自為的自由王國。

冰凌說,這個證明橫空出世,是舉世獨一,是中國學者對全球所作出的重大貢獻,對學術界和各個領域都具有啓示意義。

《四色定理登頂證明》分為前庭和上、中、下三編。前庭除序以外,有一個開門見山,統領全書的巨幅“置頂證語”,和一個簡明的綱要。上編為大開篇。中編是登頂證明進行曲。下編是辨異、四色可解(可染)定律及其他。文後還有作者過去的一證、二證、三證和四環演繹(對角轉型演繹)4個附錄。整個展現了作者近30多年對四色問題研究一以貫之、逐步登高的歷程。倪振良的報告文學《九天攬月:敢峰對四色定理的證明》,作為並蒂蓮,一併編于書中。

首先,祝賀敢峰先生,九三老叟,不廢晨昏,數十年來,繼2011年成功證明《哥德巴赫猜想》,又數證《四色定理》,终于在近日,畢其功于一役,最終成功登頂《四色定理》的最高峰!

敢峰先生是海內外著名的理論家、教育家、科學家、人才學家,又是極為出色的詩人、書法家、收藏家,發表過大量的理論文章和教育專著,出版過詩集、書法集,辦過收藏展、書法展,人生極為豐富。

然而,他又是當代一個杰出的數學家,出版過一系列數學專著。敢峰先生的最新專著《四色定理登頂證明》也是對他自身的最好證明。

敢峰先生不僅是一個數學家,他更是一個數學的革命家!為什麼?因為在數學的金字塔上,敢峰先生實現了一場數學的革命!

在數學發展史上,為什麼數學家們至今也沒有能最終攻克兩大數學難題?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思維模式的固化和局限,在于哲學方法論的先天的欠缺,在于沒有理論思維的高度和深度,在于傳統的數學家天生所不具備的哲學的襟懷。

敢峰先生早在八九十年代即提出教育力學,他沿着認識邏輯的思維軌道,逐漸進入到數學王國。他不僅僅是對兩大數學難題進行數學分析、邏輯推演等專業性證明,而且是在宏觀的哲學層面上,進入到數理邏輯、數學哲學、數學方法論、數學社會學等廣泛領域,開創了一個獨特的大數學和新數學的哲學空間。

敢峰先生坦言,攻克兩大數學難題,最終必須要進行一場數學的革命,這同時就是一場方法論的革命,一場哲學的革命,否則,對兩個數學難題的求證,就只能鑽牛角尖,走進死衚衕,百餘年的求證史已經證明瞭這一點。

因而,敢峰先生的數學證明,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不僅既具有嚴謹深

冰凌：數學的革命

人的專業性和完整系統的數學證明過程,又具有高度的哲學性、思想性、前瞻性和應用性。特別是他的這一本最新出版的《四色定理登頂證明》,有其內在而完整的哲學基礎、哲學範疇、哲學內涵、哲學方法論,是人類數學史、認識史、思想史、哲學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數學的革命勢必帶來人類思維方式的革命,而人類思維的革命也勢必帶來數學的革命。敢峰先生證明《四色定理》就是一場數學的革命,從而最終帶來人類思維方式的革命。這場革命影響深遠——既在當代,更在未來。

這場數學的革命,這場方法論和哲學的革命,在社會學領域,也一定會給人類社會思維帶來一種跨界的開拓和全新的提陞,這便是敢峰對兩大數學難題的證明所帶來的社會學意義和思維學價值,這種意義和價值,怎麼評價也不為過,是我們這個時代又超越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類思維的花朵和智慧的星辰。

所以,我榮幸地出版此書,我鄭重地推薦此書。敢峰先生證明瞭四色定理,而歷史,將證明一切。



著名作家蔣子龍中國作家協會原副主席、天津作家協會主席、天津文聯副主席。作為著名作家和中國文化的使者,他先後出訪過歐美亞等十幾個國家,出版書籍87本。其作品風格總

蔣子龍：幽默冰凌

文/蔣子龍 2021-11-07

子叫他的夥伴冒充上級機關,給自己的工廠領導打了個電話,說某某日市里衛生檢查團要來……這還了得,全廠停產大搞衛生。幾天後面目大變,煥然一新,姑娘來看過之後點頭不已,笑逐顏開……

工業題材曾被作家們視若畏途。生產過程枯燥乏味,機器轟鳴,管道縱橫,淹沒了人物,給作家布下了一個個陷阱,經常是吃力不討好。大塊頭的冰凌,不愧是重量級人物,果然降得住沉重的工業題材,嘻嘻哈哈就把工廠變成了現代喜劇作坊。

一女工被小偷搶走了仿金項鍊,在後面緊追不捨,最後竟一把從賊脖子上擱下了一條純金項鍊……一對找不着對象的大齡男女經常對罵,越罵越尖刻,越尖刻越能深入人心,罵來罵去兩個人竟成就了一樁美好姻緣——這就是生活。

中國曾經歷了漫長的成天要大講“階級鬥爭”的年代,培養仇恨,鍛煉罵功。然而,日子在罵聲中照過不誤,男女在罵聲中擦出了感情的火花,罵歸罵,人們該干什么照舊干什么。所以鬥爭鬧了十幾年,人口也增加到了十幾億。幽默的源泉不是歡笑而是悲哀。馬克·吐溫就說過,天堂里沒有幽默。幽默在人間,只能發生在被各種矛盾和不協調所糾纏的凡人身上。如,老頭閉眼蹬腿,弟兄幾個都盯上了那點遺產,卻又不能傷了表面和氣。大哥故作高姿態,其實提前早做好了手腳。豈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他的兄弟又打了他一個伏擊……西方的老套子是富家子弟爭遺產,東方講究“家貧出孝子”。冰凌反其意,窮是一種惡,古代鬧饑荒可以人食人,窮瘋了父子算計,手足絕情,家里反,窩里斗。

越窮越斗,越斗越窮。正是由於窮,中國人有一個很大的愛好——喜歡分東西。所謂分東西就是白拿白要白揀便宜,不拿白不拿,不要白不要。在中國凡是有單位的人,都懂得單位是要分東

西的。單位的效益好壞可從分給員工的東西上看出來。好的分電腦,分精美工藝品,差點的分桶油,分二斤魚。沒東西可分的單位,頭頭的壓力可就大了。??有一年過春節,所有上班的人都從單位往家里拿東西,天津作家協會是“清水衙門”,作家們看別人分東西分的眼紅,就讓秘書長無論如何也得要意思意思。秘書長問我怎麼辦?我說給每人分兩本稿紙,把稿紙上的格子填滿字就可以換錢,自己需要什么去買什么。

而冰凌,卻借分東西這一現象分出了中國特色,分出了另一番意味。

那個年代一間大辦公室里只有一部電話,通過接電話可以看出所有人的心態。老接電話的是小跑兒,屬於辦公室里地位最低的,要不就是心里有見不得人的事,在等秘密電話,不能先讓別人接着。從來都是等別人給自己傳電話,那一定是屋子里級別最高、架子最大、最拿得住尊嚴的人。好了,這一天辦公室里電話鈴聲響個不斷,大家都憋着勁誰也不接。到後來才發現,別的辦公室的人都抱着大西瓜。原來那響個不斷的電話是通知去分西瓜……

妙吧?幽默是客觀的,機警的,又是意識危機的一種體現。發現了生活中的可笑之處,自然就掌握了幽默。它培養悟性,鍛煉腦筋急轉彎。

一單位買來一批杯子要分給大家,免得用的時候拿混,就統一編了號。這下麻煩了,號有大有小,有單有雙,有吉祥號,有不吉利的號……誰該拿好號,誰拿大號?小號和不好的號又給誰?有的主張依職務高低,有的要求按年齡大小,有的提出看姓氏筆畫,有的呼籲根據貢獻大小……莫衷一是,爭執不下,為此還專門舉行了“全民公決”,乾脆不分。於是,天下太平。

源遠流長的平均主義,讓人人都學會了斤斤計較。氣人有,笑人無,我得不到的東西你也甯想得到。五味俱全,別有深意。冰凌現場為讀者簽名售書幽默到美國我也是寫工業題材的,有一段時間覺得自己寫的累,讓別人看的也累。讀了冰凌的小說,輕鬆曼妙,益智養心。於是就想寫一點關於冰凌小說的文字。這絕對是個人物。一個作家能讓另一個作家感到是人物,不容易。寫人物的碰上了人物,豈能錯過?就像一個垂釣者發現一片水塘里有好魚。

然而,我遲遲動不了筆。原本很有趣的人物,真寫起來就非常困難。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有趣,你要寫得更有趣難度可就大了。相反,大家不知道他有趣,你寫出他的有趣就相對容易些。最近讀了冰凌的自傳體小說《中風》,和另外的兩部中篇小說《旅美生活》、《同屋男女》,忽然有了被震撼的感覺。冰凌的小說世界濼濼開闢,展現出一種更為深邃和複雜的新規模。

但依然保留着他慣有的幽默性,只是幽默的包容性更大了,深度和品位也當刮目相看。過去有這樣的說法:俗語近于市,纖語近于娼,戲語近于優。??中國有一部《古今笑史》,為明末的文學大家馮夢龍所著。他最初給自己的書命名為《古今談概》,曾自謙道:“子不見鴿(大哥)乎?學語不成,亦足自娛。吾無學無識,且膽脆而志冷矣。事何不可深談?談其一二無害者,是謂概。”

他的好友梅之韻卻為“談概”做了這樣的解釋:老子雲,談言微中,可以解紛。然則“談”何容易!不有學也,不足談;不有識也,不能談;不有膽也,不敢談;不有牢騷鬱積于中而無路發擲也,亦不欲談。夫羅古今于掌上,寄《春秋》于舌端……

後來是李笠翁將此書定名為《古今笑史》。書是一部大書,每篇卻都很精短。拉來帝王將相,名士才子,隱逸高人,市井牙儉,演繹了一出出不同的笑劇。有令人捧腹的大笑,有帶着詬罵的怒笑,有含着眼淚的笑,有冷徹心腑的笑,有苦不堪言的笑……這應該是中國的第一部“幽默大全”。

直到又過了數百年,才由林語堂首先使用“幽默”這一譯名。中國現代文學也開始把幽默作為一種藝術主張加以提倡。冰凌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之前,寫了很多各種各樣的幽默故事。套用林語堂的話,那時冰凌的幽默是“陽性的”——不隱逸晦澀,入世,溫厚,心無所垢,酣暢淋漓。

(接下頁)

在追求新意,創作出社會時代所特有的、意義深刻的人物形象。《喬廠長上任記》已被公認為新時期中國文學的一個里程碑。冰凌

他,性格寬和,熱情洋溢,以文會友,交友三千;相貌堂堂,顧盼神飛,頭如麥斗,虎背熊腰;冬天也會喊熱,其他三個季節里會經常要大汗淋漓——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名副其實是“(姜)衛民”!卻偏偏取了個筆名叫:“冰凌”。

他喜歡涼,火渴望冰。很不和諧,又很是和諧。天熱不才開空調嗎?相反相輔,相輔相成——正是這種表面看去的而不和諧,構成了冰凌的幽默。

他是個嚴肅認真的人,從來不故意逗笑。只要一拿起筆,就開始講笑話。幽默工廠

一青年工人找了個非常漂亮的女朋友,關係走到了關鍵的時候,女孩子提出要到他的工廠來看看。這也是一種考查,看看他是不是真有一份牢靠而體面的工作。而小伙子的工廠偏偏經不住看,破舊臟亂,一看準吹。於是小伙



● 中国厦门剪纸非遗传承人洪志标教授为旅美幽默小说家冰凌教授创作的肖像剪纸作品 2020年6月6日於電島